

新中国首位京剧“女老生”王珮瑜长沙谈学艺往事

吃什么样的苦，才成就今天的“瑜老板”

文：今日女报 / 凤凰网记者 张秋盈 供图：受访者



台上那人，短发、黑框眼镜、身子挺直，似白面书生。台下有人嘀咕：“瑜老板真帅！”原来，这是京剧坤生王珮瑜——京剧里，女人唱男角，称为“坤生”。

这是十二月的长沙，外头冬雨伴着寒风，梅溪湖书院内却热烘烘的。大家都是来看“角儿”的，一个流量时代的“角儿”——作为1949年后专业戏校培养的首位女老生，王珮瑜14岁学戏，20岁之前几乎拿遍了所有京剧大奖。眼下40了，又在各大综艺、社交媒体上爆火了一把，年轻人称她“瑜老板”，一如百年前的票友。更多的人则因为她，爱上了国粹京剧。

此次在长沙和票友见面，她带着新书《台上见·王珮瑜京剧学演记》。这是一本讲述王珮瑜学戏、演戏经历的回忆录，同时又以专题形式介绍了16出余派传统老戏。虽是写戏，但那些幼时苦练功，长大懂“规矩”、成角儿的往事，对各行各业的读者，尤其对孩子来说，却是一个个关于成长的励志故事。

“成不成角儿，这个苦你都得受”

11岁时，王珮瑜就对电视上穿束靴、戴黑髯口的老生扮相很有好感。她无梨园背景，只有舅舅和外公是票友。舅舅和外公让王珮瑜学京剧，接触了老生常识后，初中二年级，她就去考戏校了。

那是上海戏校时隔十年再开京剧班，王珮瑜层层考试均通过，却没上榜——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后专业戏校从没有培养过女老生。于是，她写了一封信给上海文化局，许下“喜爱京剧，我心已决，不论成败，都要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京剧事业”的诺言。因为有一众先生、老师为王珮瑜向戏校打包票、做承诺，校方终于以“培养京剧师资后备力量”的名义将她录取。

在王珮瑜的记忆里，进校头两年最苦，每天早上六点，围着广场跑完800米，再开始练腿功和毯子功。因为比身边的同学略大两岁，她的腰腿硬得多，人家

压腿脚尖能够到额头，她连手都碰不到脚；人家下腰能抓脚脖子，她却总是下不去。因为高强度的训练，进校4个月，王珮瑜一直身体不适。班主任带她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：“没事儿，就是劳累过度。”那段时间，她的脸是红的，面部毛细血管因为憋气倒立全破裂了。

戏校那时是封闭的，这些辛苦不可以让父母看到，否则父母一看，结果往往是“孩子回家，咱不练了”。虽然在很多人看来，要成角儿，吃苦是必须的。“但老师经常在耳边说，你成不成‘角儿’，今天这个苦你都得受。”王珮瑜回忆道。

每次跑步，王珮瑜都跟不上，只得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嗖嗖地从身边跑过去，进了练功房，又排在最后一个，哪哪都不占优势，自尊心倒是越来越强了。就这样磨啊磨，不知哪一天，腿脚利索起来了，弹跳也高起来了，跑步也快起来

了，踢腿的时候还能做领头。

唱、念、坐、打，戏校老师就一个字——“练”，“别问为什么，练对了就有答案”。王珮瑜清楚地记得，基本功练习，老师把两人分成一组，反身背对背坐在地上把腿绑在一起，这样一来，谁都不能为了自己一时的松快而害了背后那个人。这就是梨园师兄弟的情谊。

王珮瑜入校后学的第一出戏是《文昭关》，学了一个学期，即将彩排。她幻想着自己扮上老生戴髯口（京剧胡须）的样子，十分期待。不成想，真到了演出那天，公用髯口日积月累的腐臭熏得她差点忘了词。下来后，她的恩师王思及对她说：“想要不戴臭髯口，就得好好学、好好练，成了角儿就能订制专用髯口了。”这句话她记了多年，后来她又转赠给自己的学生：“只有成了‘角儿’，才能免受那芸芸众生里的委屈。”

“口传心授”的教育好在哪

1994年春天，学校去香港访问演出，王珮瑜有一出孟小冬先生版本的《搜孤救孤》。该版本几乎已成绝响，演出那天，孟小冬的弟子蔡国衡夫妇和余派祖师余叔岩孙女一家都坐在台下。演出结束后宵夜，蔡国衡到餐厅坐下后第一句话就说：“珮瑜一出场，我们就感觉老师回来了！”

从香港回来后，王珮瑜紧接着又去天津参加比赛。离开剧场时，天津戏迷围住大巴车，呼喊：“王珮瑜，介不小冬皇嘛。”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喊，后来也成了她公认的头衔。

在戏校9年，王珮瑜就这样一点点打基础、练功夫，逐渐真成了角儿。从1994年起，王珮瑜分别在“新苗杯”“宝钢杯”“梨园杯”“蓝岛杯”四项全国少儿京剧大赛中获得一等奖。2001年，她进入上海京剧院工作，同年获得CCTV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最佳表演奖（老生组）、第十三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“主角奖”、第二十五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……

回忆起戏校时光，王珮瑜想到的更多是情谊。“对我来说，这段学艺经历是非常难忘的，对我一生有重大影响。而且那段时间遇到了很多非常厉害、给了

我很多温暖的老师，还有同窗和好友。”这些回忆被她倾注笔端，在忙碌的演出日程中，以连载的形式写出来，组成“那九年 忆昔”系列。这也是新书《台上见 王珮瑜京剧学演记》第一个章节。

老话说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这似乎也是王珮瑜学艺经历的注解，但当被问及如何看待“吃苦”对成长的意义时，她的回答却出人意料。

“单纯的吃苦，是没有帮助的，或者说，不能为了吃苦而吃苦。”王珮瑜认为，不管学什么，对于孩子来说，兴趣永远是第一步。

“把兴趣坚持下去，达到一定的专业深度，这个过程是要吃点苦头，甚至要下苦功夫的。能否坚持下去，取决于他感兴趣、热爱的程度有多深。”王珮瑜拿自身做比，在戏校的那些年，日子是很苦，但由于她对戏的“兴趣”，反而很喜欢，就像老鼠掉进米缸的欢喜。“练功虽苦，但每天都像电影里一样打扮，穿粗布汗衫、灯笼裤，扎绑带，踩圆口布鞋，很帅很有范儿。”

在她看来，家长的作用就是在前期引导孩子的兴趣，多给他们几次选择的机会，当孩子仅仅因为苦而想放弃的时候，要鼓励他、约束他，奖惩分明。只

要他克服这种苦，就能获得坚毅的品格，而这个品格，是未来做人、做事的重要基石。

另外，王珮瑜觉得，京剧独特的教学方式是“口传心授”，同样对现今的教育体系有一些启迪。所谓口传心授，就是非常依赖于具体的人，而不是写在纸上明文规定的标准，一个流派一个路数，甚至于一个角儿一个路数。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利于因材施教、教学相长、长善救失，这当然是京剧表演的特性决定的，但同时也代表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的一种方式。

“不单戏曲，据我所知，很多中国传统的手工业，包括餐饮都非常注重师徒之间的传授，更广泛的说，中国学术、文化的传授过程也是如此。”王珮瑜说，一名学生分行归路之后，想要在自己的方向上有更高的进步，那就需要跟着特定的一位或几位老师专注地学，不但要学，还要常常跟着老师“熏”，多观摩老师的表演，建立密切的关系，到点上下课那种形式是不合适的。“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是很有现代意义的，今天的大学到了研究生阶段，也都是跟着特定的导师，其实是差不多的”。

给孩子一个接触国粹的机会

“我参加比赛，只得了二等奖怎么办？”新书分享会上，一名“小武生”是王珮瑜的粉丝，小男孩稚嫩又沮丧地提问，引起现场一片笑声。

王珮瑜语气平和地回应道：“你得二等奖已经很不错啦！前面只有一等奖了，下次就是你得啦。”说着，小男孩被王珮瑜热情地拉到台上来，现场表演一段剧目“上天台”，众人鼓掌。

这些年来，跟京剧小演员在一起是王珮瑜最高兴的事情之一。“孩子是未来，每当看到有小孩子对京剧表现出兴趣，

我都非常兴奋，觉得自己坚持的一切都非常有意义。”她说，衷心希望所有家长都给孩子一个接触国粹的机会。

从去年年初开始，王珮瑜的工作室“瑜音社”就启动了京剧青少年儿童教育项目，组建了专业的青年教师团队，编订了全国首套青少年儿童京剧通识教材，并已经在上海六区二十多家学校、苏州的学校进行推广。为此，今年3月她还获评上海教育年度新闻人物。

在新书的第二章“京剧其实很好玩”里，她用朴素、直白的语言为大家讲解

了16出经典剧目的故事，戏剧程式代表的含义，非常适合京剧入门参考。

谈到京剧教育的目的，王珮瑜说：“不能仅仅局限在为培养专业演员做储备，而是要让更多小朋友有接触京剧艺术、了解传统文化的机会，在他们心里播下种子，未来也许他会成为戏曲鉴赏家，成为文献研究人才，或者就是对自己民族文化有所了解的普通观众，只有观众越来越多，整个戏曲行业的生态才会良性发展。这是我们最期待的未来。”



扫一扫，
查看更多
现场内容